

全文检索

按标题

Go

登陆

用户名

密码

Go 注册=>

友情链接(不分先后)

所有文章>>网络会议>>学术会议

男性社会性别角色刻板模式对男性心理影响的案例分析

作者：朱雪琴 添加时间：2006-12-22

整理录入：star 本文浏览人次：425

资料来源：感谢荣维毅老师提供来稿

作者：朱雪琴（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摘要：

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助人工作，其重点在于关注个体内心的健康和成长。在咨询中，我们发现，文化对于个体认识的形成、行为模式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权文化体制下，对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均有清楚的界定，从而形成一种刻板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女人被要求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被塑造成一个个固化的，刻板的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都造成了伤害。

本文试图从三个案例的分析，解释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表面看似是人际关系、个人成长、婚姻恋爱等问题，深入咨询分析后，会发现其背后是社会性别角色刻板模式造成的矛盾，其并非是简单的个体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涉及社会性别问题的案例，其治疗进展并不十分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事人本人的抗拒，有社会影响力，也有咨询师本人的技术和心理困境，然而，综合所有困境，其根本在于父权文化对于当事人、咨询师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婚恋、教育、就业指导和个人成长等多方面，我们都试图发掘存在于个案背后的当事人的、咨询师的以及相关社会人的社会性别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个案进展的影响。引发我们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对“爱”的本质的一些感悟，发掘爱的形式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的扭曲和变异。同时我们发现，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除了当事人本身，其相关人群，甚至是事件的“源个体”，都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担任着父权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受害者的多重角色，甚至是一些帮助者，他们的社会性别意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帮助男性摆脱社会性别刻板模式的伤害，不仅有助于男性的自我解放，也有助于男性同女性建立更加平等的和谐两性关系，更有利于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男女两性的自我认识。心理咨询师在咨询的过程中，也和当事人一起经历的性别意识的洗礼和成长。

引言：

父权文化体制下，对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均有清楚的界定，从而形成一种刻板模式。如果不符合这一模式，女人便被贬损为不像一个女人，而男人也被贬损为不是一个成功的、真正的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都造成了伤害。

在我进行心理咨询的工作中，时常会发现，一些表面看来是其它原因的情侣、夫妻、家庭成员等之间的矛盾，细加咨询，便会发现背后是社会性别角色刻板模式造成的矛盾，其并非是简单的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帮助男性摆脱社会性别刻板模式的伤害，不仅有助于男性的自我解放，也有助于男性同女性建立更加平等的和谐两性关系。

下面三个案例，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做出了启迪。

案例1：

女孩A和男孩B来咨询她们的恋爱问题。他们恋爱半年了，感情很好，A觉得两人的关系已经成熟，可每次一提到结婚，B就感到压力很大。B承认自己是喜欢A的，也觉得她会是好太太，可是想到婚姻，就一片恐慌。原因是认为自己事业未成，婚姻压力太大。他想出国留学，但又不愿“拖累”女友。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其实两个人的

事业还不错，月收入加起来有一万五左右，其中A有七千，B还比她多一些，而且双方家庭条件都不错，两个人买房结婚完全是小康的生活。女友对于B的事业没有任何要求，只要维持现状即可，即便他想要出国，A也愿意支持他，愿意在国内等他，可B就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有压力。

B认为，男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是不行的，自己已经快30岁了，所谓三十而立。至今，自己却只是个高级打工，虽然收入不错。关键是，觉得自己比她多不了多少，这点很有压力。所以，趁年轻，要出去打拼、积累，“不然，以后她会后悔，我也会后悔的。”他认为女完全应该理解自己，“我只要她过得快乐，哪怕分手，只要她能找到一个条件好的，我也默默祝福她。可是我真的十分舍不得她。我不给承诺正是我负责任的表现啊。我的决定可以对不起自己，但我接受不了对女人不负责任，因为我是我老婆的依靠，我怎能不强大？”

B的家庭情况：70年代后期的独生子女，父亲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事业有成，却因长期在外奋斗无暇顾及家庭，B长期和母亲相依为命，小时候常常遭到同龄孩子的欺负。在他印象中，母亲很孤独寂寞，也很辛苦很可怜，母亲渐渐无力保护他，幼年的他，常常感到无助但又无人诉说。整个家族依然对父母的这种婚姻状态交口称赞。两年前父亲去世，除了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他忽然发现，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和父亲进行过半小时以上的交流，父子俩从来没有拥抱，没有赞美，很长一段时间，他为此觉得很自责，很痛苦。

B的父亲虽然长期不在他身边，但他和父亲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爱好：蓄胡——一连胡子的形状都十分相似。

咨询中，我鼓励B每天和照片上的父亲作个交流，想象父亲的积极回应，每天半小时。同时，每天打电话给母亲，也是半小时交流，没有事情说的时候，问问母亲和父亲当年的故事，试着感觉当时他们的快乐和艰辛。通过咨询，B开始变得柔软起来，但是对于“男人的责任”，压力依然很大，他坦言：我无法想象自己失败和窝囊。所谓成功就是刚强，享有社会地位。

目前，此案尚在进行中，B反复很厉害，始终在挣扎，觉得自己呆在国内很“窝囊”，很对不起女友，出国又对女友不负责任。

案例2：

男孩小G，12岁。幼年很乖，却经常被父亲打骂，母亲是个软弱的人，有个妹妹，比他小2岁。刚出生时，小G深得父亲的宠爱，家里围着他转。可是4岁那年，父母离异，兄妹俩都随父亲生活。如今，孩子出现厌学、经常生病、好打架、冷漠等表现，显得少年老成。

小G天生比较胆小，而他父亲对此始终不满意，经常寻找机会“历练”他。小G说，他最痛苦的记忆就是小时候父母离婚的时候，他父亲非但不让他去看妈妈，而且还不准他哭，一哭就挨打，一边打一边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是男孩，哭什么哭！”小G觉得父亲一点都不爱他，老是逼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学游泳，他6岁那年，父亲把他和妹妹带去游泳池，爸爸在一边教妹妹，而突然猛地把她扔进水里，他在水中的感觉十分惊恐，每一次浮出水面都能看到父亲冷漠的眼睛，后来是救生员看见了把他捞起来。他说：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实在太可怕了。后来他学会了游泳，也渐渐明白爸爸是为了让他熟悉水性，“可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爸爸那么狠心，他对妹妹那么好，妹妹也学会了。”小G说，“我是男孩，爸爸喜欢妹妹。”

父子俩平时话很少，小G觉得很孤独：“妹妹可以整天粘着爸爸，而我不能，他只有在我闯了祸的时候才会对我说话——大吼大叫。唯一一次感觉到父亲的爱是在2年前，我忽然得了急性肺炎，发高烧，父亲在床边整整守了3天3夜，虽然他没说什么话，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此案咨询时，发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小G和父亲其实非常爱对方，只是两人都始终感觉不到。平时家里最有营养的菜，是留给小G的；父亲为了让小G多学点东西，努力赚钱，节假日都不休息，帮人打临工，赚的钱给小G读各种各样的业余辅导班，可小G并不领情，经常逃学；小G有一次把零花钱省下来给爸爸订牛奶，可爸爸也不领情，说：“牛奶给你妹妹吃，我们男人不需要。”这让小G老是觉得父亲偏心。

父亲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希望他有出息。所以一直对他严格要求。离婚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想到要带两个孩子觉得很不容易，可是孩子的抚养权是我一心争夺过来的，作为男人，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养？前妻离开的时候，我没有眼泪，是对不起我，我不可以让她看见我的软弱。当时，儿子哭得很凶，我一个耳光揍上去，他是我儿子！怎么可以这么婆婆妈妈！”至于

游泳，父亲解释道：学游泳，不喝两口水怎么行？他妹妹是女孩子，当然要保护着点，男孩子，呛不坏。“无论如何，我是为了他好，他长大了就明白了。养不教，父之过啊。”

问到小时候最快乐的体验，小G说：“在妈妈怀里，妈妈对我笑，爸爸让我骑在他肩上，满世界跑！”

小G的父亲不是个过于内向的人，在咨询中，让他握着小G的手，看着小G，对他表达父爱的时候，却非常困难。他非常努力地想说，可看着儿子就说不出来，小G非常沮丧。父亲苦笑说：真是说不出来。进一步询问他为什么说不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只要待他好他就应该知道，我说不出口，也许他妈妈行，可是我是男人，我做不到。”

这个案例是通过长期综合治疗解决的，包括对小G，对他父亲，都进行了疏导。小G的学校，所在社区，他妈妈等等多方面共同努力，目前孩子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时有反复。治疗的关键是让孩子感觉到爱，我对他的父亲说：你只要让孩子感觉到爱就可以，不必感觉到自己是个男孩。包括你自己，对待孩子和家人，你没必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个男人。

案例3：

男生D，19岁，大学在校二年级学生。抑郁状态，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自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未来，不想读书，有自杀倾向（未遂一次）。

D是个内向的男生，比较安静，从小喜欢一个人看书、画画、写文章，文笔很好，多次在各类比赛获奖。可是他偏科，理科很不好，没兴趣学，也不喜欢运动，朋友也不多。D说：我从小理想是做老师，做语文老师。我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喜欢写点自己的文字，安安静静的生活。

D的父母都是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小对儿子希望很高，D的性格和父亲比较像。母亲很能干，性格很外向。拿D的话说：我们家虽然男人多，但基本是母系社会。从小，母亲对D的学业要求很严格，事事都为他做主操心，D也一直很听话，可是，对于一点，母子俩始终调和不了，母亲曾经撕了他的小说，替他报了很多理科辅导班。他当时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太多的反抗，因为他觉得：妈妈是为我好，考大学，文理都要好，不能偏科。

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母子俩产生了剧烈的冲突。D觉得：高考是决定人生道路的大事，自己终于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道路走下去，终于可以远离自己不喜欢的理工科。于是，他执意选择各类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而母亲不同意：“男孩子，读师范，读中文，多没出息。有句话：念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读中文有什么用？整天只知道写东西，有用吗？男孩子，应该学点实在的，学点本事，才不慌。”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D偷偷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志愿，本以为一切可以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没想到，母亲跑到学校，帮他改了志愿。放榜后，D被一所重点大学的机械制造专业录取，于是D又和家里大闹一场，不想上学，最后，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下，来到学校。可是，D一直念不好，成绩直线下降，一年级出现4门不及格，险些被劝退。二年级以后，D更消沉，“我觉得自己其挺努力的，但我不喜欢，入门不了。”

D的家庭虽然看上去条件很不错，可父母关系也不很和谐。两人在事业上都不错，父亲是社科院搞哲学的，母亲是法学院的老师，还做兼职律师，收入比父亲高。母亲经常拿父亲给D做反面教材：“你看看你爸爸，做到教授才这点收入，什么哲学啊，社会学啊，有什么用？还不是我赚得多？男人，要搞实业，务虚没用！”父亲在家里很少说话，对于儿子填报志愿的事情，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壕：“我希望儿子今后不要像我，做个没用的老先生，男孩子，要能干一点，最好像他妈妈。”

面对自己学业的倒退，D觉得对不起父母，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D更觉得很没希望，很无奈。

本案例的治疗，一方面鼓励D做更多人生选择，将目光放长，在确保专业不掉队的情况下，业余时间继续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鼓励父母放手让孩子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父母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对于他们狭隘的职业观念加以疏导。目前D的情况比较稳定。

对案例的深入分析：

从上述咨询的案例背后，我发现，一些心理问题显然不完全是心理问题，它甚至是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涉及到认知、沟通、价值观，咨询师的影响力有时非常微弱，因为，行为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文化。

上述三个案例，共同点在于：男性作为事件的主角，他们是受害者，而他们心理问题的产生背后是来自家庭的、社会的、自身的文化观念的长期影响。

案例一，B长期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认为男人要处处比女人强，要做女人的“依靠”，认为男人只有事业有成才能家庭幸福，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面对事业上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女友，潜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和不安全，执着地认为只有自己在事业上更出色，才能给女友的生活带来幸福。他痛苦地、努力地追求他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的辛苦的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负责任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压力和不安全从来就不是女友带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身上背负的沉重包袱，使他没有力气也没有能力去爱，去感受生命，去发现自身的价值。

同时，儿时的畸形、缺失的性别教育，使他一方面渴望父爱，一方面又异常认同那个传统文化下的“父亲角色”，他虽然感觉到了丈夫不在身边的母亲和自己的痛苦，但还是继承了那个被周遭认同的父亲角色和畸形痛苦的婚姻家庭模型，开始感觉和认识不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内心需求，执着地追求文化赋予他们的所谓“责任”。父子关系畸形的僵化，让男孩从小缺乏交流情感的勇气和能力，面对压力，他不愿意和自己深爱的人分享，而只是独自“龟缩”。甚至，他不愿意思考女友真正的情感需要，将“扮演一个成功的男性角色”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不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成长，只是简单地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提升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向。

案例二：这组父子关系是典型的“假性互惠”——分明很爱对方，也知道对方很爱自己，可就是互相无法感知和准确表达。这是父权文化对这对父子潜意识中的迫害的反应。

父亲的长期的对于爱的不屑表达和对于男孩子违背人性的畸形要求，使儿子的成长十分艰难无力，孩子原本就缺乏母爱，父亲还刻意掩饰自己的爱，让孩子觉得无助和“被抛弃”，并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父亲不断地用父权文化影响着自己，也教育着孩子：男人，应该坚强，应该冷酷。于是，孩子也开始变得无力表达，变得无情，开始觉得男人，天经地义就应该是这样的。

12岁的小G在潜意识中已经开始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和对父权文化的控诉，他的逃学，他的打架闯祸，他的生病，都旨在引起父亲的爱的觉醒，他的身体和行为在渴望父爱，也在反抗父权文化的压迫。我们的治疗围绕一个“爱”字，父母、社区、学校，多方面进行，可是，在治疗中，我们的专业治疗师能觉察这种性别文化危害的也微乎其微。我感觉，没有性别意识的“爱”的教育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因为都我们在彼此影响。

案例三：这个案例发生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让我觉得很震惊。原来，性别观念和学识没有必然的联系。

父母将对于自身的不满和希冀强加在子女身上，而这种不满是多么荒唐。父亲——一个在职场稍微逊色的男人在家庭就会如此没有地位；母亲——因为得不到传统父权文化要求中的丈夫而把满腔的愤怒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在自身人格健全的成长过程中变得茫然和无助。父权文化影响了这个家庭的每个人，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迫害他们的思想，并由他们传播和影响别的人，其实这原本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可以过得很和谐，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得人生道路去奋斗，并且成功，而我们发现，幸福，往往只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让我们感觉分外沉重。

其实，上述案例的B的父亲、小G的父亲、D的父母也是父权文化的痛苦的受害者，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的爱，但苦于一种桎梏。他们同时也是父权的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传播者，是父权文化迫使他们放弃爱的权利，丧失爱的能力，在痛苦中日趋麻木，难以自省。

在整个咨询的过程中，我们清晰地分享了他们的痛苦和无助。以上三个案例进展都不很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事人本人的抗拒，有社会影响力，也有咨询师本人的技术和心理困境，然而，综合所有困境，其根本在于父权文化对于当事人、咨询师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咨询师曾一度企图影响他们的性别观，但发现这是件很无奈的事情，因为认知也许可以改变，但文化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在咨询中，我们试图发掘存在于个案背后的当事人的、咨询师的以及相关社会人的社会性别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个案进展的影响，从而引发我们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对“爱”的本质的一些感悟，发掘“爱”的形式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的扭曲和变异。同时我们发现，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除了当事人本身，其相关人群，甚至是事件的“源个体”，都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担任着父权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受害者的多重角色，甚至是一些帮助者，他们的社会性别意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从咨询室走出去的一霎那，也许当事人开始学习思考，但投入茫茫人流，他们又开始变得麻木、不知所措。我们只能思考着启发当事人感知自己的内心和情感，启动自我改变的能量，开始是有效果的，他们的内心还是变得柔软、舒服。然而，一切都显得十分艰难。其实，生活中相似的案例和现象还有非常多，只是，我们有时缺乏性别的思考和人文的关注。

本文作者任职：上海 461D心理工作

室

唯尔福妇女儿童心

理咨询热线

2006年10月

当前评论：

添加评论：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发表评论

*您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如有过激言论或不文明行为，网站管理人员有权取消您的帐号。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研究信息中心制作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站监制 备案编号：京ICP备06032579号

邮箱：webmaster@chinagender.org 电话：（010）84659067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版权所有 2003-2006